

列 寧

在全俄運輸工人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列 寧

在全俄運輸工人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醫號：1357

列 寧

在全俄運輸工人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39,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同志們，讓我首先感謝你們對我表示的敬意，並同樣也向你們的代表大會致敬。在沒有講到直接有關你們代表大會的任務、你們的工作和全蘇維埃政權所期待於你們代表大會的一切等等這題目之前，讓我從多少離開本題的地方說起吧。

剛才我從你們會場上走過時，看見了這樣一個標語：「工農統治是會永遠存在的」。

不錯，這個標語不在通常的地方，而是在會場角上，——也許，是誰看出這個標語有病，把它移到一邊去了，——但當我讀罷這個奇怪標語時，我便想道：在我們這裏，連關於這種初步和基本的事理，都存在有誤解。老實說，如果工農統治真會永遠存在，那末，任何時候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便是消滅階級，當工人和農民還存在的時候，不同的各階級也就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備的社會主義。所以我思考到，十月革命已經有了三年半的歷史，怎麼我們這裏還有這類雖說向後移開了一些、但終歸還

是存在的很奇怪的標語，同時我就知道，大概，關於在我國最流行、最通用的口號，至今也還有非常大的誤解。舉例來說，我們大家都唱着：此刻我們在進行最後的決戰，——這也就是我們人到處重復的一個最流行的口號。可是如果要問問很大一部分的共產黨員：你們此刻進行的雖不是最後一次決戰，當然，這說得多少有點過火，但也是我們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究竟是在反對誰呢，——那我恐怕只有很少數人能正確回答這個問題，只有很少數人能正確了解，我們此刻進行的我們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究竟是反對什麼或反對誰的。我覺得，現時這春季，既有了那些已引起廣大工農羣衆注意的政治事變，所以就必須把這個問題再來從頭審查一次，或至少要試行審查一次，究竟本年春季，也就是此刻我們所進行的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是反對誰的。請讓我來講講這個問題吧。

爲了了解這個問題，我以爲要首先盡量精確、盡量清醒地再次檢討檢討敵對的力量，這些力量底鬥爭既決定蘇維埃政權底命運，一般說來，也決定無產階級革命底進程和發展，即爲了推翻俄國資本和其他各國資本的這一革命底進程和發展。究竟這些力量是怎樣的呢？它們彼此間是怎樣安排的呢？它們現時是怎樣部署的呢？每一種多少嚴重

緊張的政治局面，每一次新的，那怕是不很巨大的政治轉變，隨時都引起每個有頭腦的工人和農民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究竟現時有哪些力量，究竟它們是怎樣安排的。只有我們善於正確地、完全清醒地、不管我們的情感願望如何來估計這些力量，只有那時，我們才能關於我國一般政策以及我們最近任務作出正確的結論。現在就讓我來扼要地講講這些力量吧。

這些力量，主要和一般說來，基本上有三種。我來從最接近我們的一種力量，即從無產階級講起。這是第一種力量。這是第一個特別的階級。大家都深知這點，因為你們本身就深處在這個階級內面。現時這個階級的情形怎樣呢？在蘇維埃共和國，這個階級在三年半前奪取了政權，在這期間內實現了統治，即專政，並在這三年半以來比其他一切階級遭受了更多的苦痛、災難、困苦和貧乏。這三年半期間——其中大部分時光內，是蘇維埃政權在進行拚命的國內戰爭，拒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工人階級，對無產階級說來，乃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困苦、貧乏、備受犧牲和艱鉅至極的時日。結果，奇怪得很，奪得了政治統治的那個階級，是在深知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奪得這個統治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底內容。只有當一個階級知道，只有它獨自奪取政

權，而不用妄說什麼「全民的、全民公選的、全民尊崇的」政權的空話來自欺欺人時，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才有意思。你們深知，愛說這種空話的人很多，甚至多得無限，可是無論如何，這總不是無產階級裏面的人，因為無產者明白了解，並在憲法中，即共和國基本法律中寫道，這裏問題是指無產階級專政而言。這個階級懂得它是在非常困難條件下單獨掌握政權。它實施這一政權時，也是與其他任何專政所採用的方法一樣，即以最大的堅強性，以最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同時，三年半來的政治統治期間，它所遭受的災難、貧苦、飢餓、經濟地位惡化等情形，也是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從來沒有遭受過的。顯然，既經歷了這種超人的緊張局面，結果我們這個階級便顯得特別疲憊，特別困乏。

試問，在無產階級較其餘居民為數極少的一個國家內，在被軍事力量把自己同無產階級人數更多、更有覺悟、更有紀律、更有組織的諸國強行隔離開來的一個落後國家內，加之又是處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逼攻的條件下，一個階級又怎能實現了自己政權的呢？怎能實現到三年半之久呢？對這點的援助力何在呢？我們知道，這種援助力是在國內，是在農民羣衆中。我一會就要講到這第二種力量，但我首先要來把對第一種

力量的分析結束一下。我已經講過，你們每個人都會親眼見到自己工廠裏，機車修理廠裏，作坊裏親近同志底生活情形，也就知道，這個階級底貧困從來沒有像在它專政時代這樣巨大，這樣厲害。我們國家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疲乏，這樣困憊。究竟是什麼給了這個階級以精神力量來熬過這種困苦的呢？顯然無疑義的，定是有某種來源使它本應獲得克服這般物質困苦的精神力量。大家知道，關於精神力量，關於精神援助的問題，這乃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一切都可以了解為精神力量，一切都能掩藏到精神力量裏去。爲了避免這種危險，即藉精神力量這個概念來堵塞某種不確定的或虛幻的東西，所以我常常問自己，能否找到一種初步的定義，確定究竟是什麼東西給了無產階級以精神力量來熬過那種因自己政治統治所遭受到的空前的物質困苦呢？我想，如果這樣提出問題，便可以找到本問題的確切回答。請大家反躬自問，假如與蘇維埃共和國比隣而處的是些落後國家，而不是先進國家，那時蘇維埃共和國能否經受住它在這三年半內所經受過的一切，並如此有成效地捍衛了自己，擊退了全世界各國資本家所支援的白匪底逼攻呢？只要這樣提出問題，就足以使在回答本題時不致於發生任何猶豫。

你們知道，在這三年半中，反對我國的，是全世界一切最富強的國家。你們既參加

過這次戰爭，所以都很好知道，那用來反對我們和援助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與弗蘭格爾的軍事力量，無條件地要比我們的軍事力量大許多倍，大得無限。你們也很好知道，所有這些國家底實力，此刻也比我們的實力，大得不可計量。它們既抱定任務要戰勝蘇維埃政權，但爲什麼它們又沒有戰勝呢？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們有很確切的回答。其所以能够這樣，其所以真的這樣，是因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都贊助我們。甚至當這無產階級顯然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歐洲各國中，係另外的名稱——影響下時，他們同樣也不贊助反對我國的鬥爭。結果，在首領被迫向羣衆讓步的情形下，工人們便拆垮了這次戰爭。並不是我們戰勝了，因爲我們的軍事力量很小，而是由於列強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軍事力量調來反對我們，這樣才使我們獲得了勝利。先進國家底工人竟能這樣左右戰局，致使違反他們的願望就不能進行戰爭，所以歸根到底是工人們用消極與半消極的抵抗，拆垮了這次反對我們的戰爭。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確切說明了俄國無產階級是從何處取得精神力量，竟能堅持三年半之久並獲得了勝利。俄國工人底精神力量就是，他們知道，覺得和感到了在這次鬥爭中歐洲各先進國無產階級所給予他們的助力與支援。近年來歐洲工人運動中還沒有過像英法意和其他戰

勝國或戰敗國，即在這些文化不同和經濟發展程度各異的國家內社會黨分裂這樣重大的事件，這也就向我們表明歐洲工人運動是在朝着哪個方向發展。本年度在一切國家中的巨大事件，便是從完全被擊潰了的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在俄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另組成了憑藉於工人階級內所有一切先進力量支援的共產黨。當然無疑義的，如果那時進行鬥爭反對我們的，不是各先進國，而是沒有這樣強大無產階級羣衆的落後國家，那末我們不僅不能支持到三年半，甚至不能支持到三月半。先進國家底工人，不願帝國主義者用千百萬份刊物所散佈的反蘇維埃政權的謊謬言論，不願這班「工人領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怎樣破壞工人擁護我們的鬥爭，而總是來支援我們，如果我國無產階級不憑藉先進國這些工人底同情協助，那時，它能否具有這樣的精神力量呢。因數量少而顯得軟弱，因貧困而備罹苦難的我國無產階級，憑藉於這種援助力，却獲得了勝利，其所以獲得了勝利是因為它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而表現出自己強大有力。

這就是第一種力量。

第二種力量，便是處在資本發展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層，即小資產階級、小業主，

也就是在俄國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這主要是小業主和小農業。農民中十分之九，無非就是這樣的農民。他們並不日常參加勞資間的尖銳鬥爭，他們沒有受過鍛鍊，加之經濟和政治生活條件不使他們彼此接近起來，反而把他們彼此分開，彼此隔離，把他們變成爲千百萬單個的小業主。這也就是你們大家很熟習的事實。不經過積久的年月，任何集體制、集體農莊、公社，都不能改變這種現象。這種力量，賴有無產階級專政底革命毅力和奮勵精神，就空前迅速地打倒了它右面的敵人，即地主階級，連根剷除了這個階級，用從來未有的速度消除了地主階級底統治。可是，這個力量愈快地消除了地主統治，愈快地在全民公有土地上經營自己的經濟，以及愈堅決地懲治那少數的富農，則它本身也就愈快地變爲小業主。大家知道，俄國農村在這個時期內均衡化起來了。大播種主與無播種地農民底數量減少，中農農莊增多。在這期間，我國農村經濟更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這是一個獨立階級，這個階級，自推翻與驅走地主和資本家之後，便成爲唯一能够對峙無產階級的階級。因此，在標語上寫着「工農統治是會永遠存在的」，這乃是無稽之談。

你們知道，從這種力量底政治情緒說來，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這是一種動搖的

力量。在我國革命中，我們在國內每一角落上都看見有這種情形——雖在俄羅斯有俄羅斯的特點，西伯利亞有西伯利亞的特點，烏克蘭有烏克蘭的特點，但在全國各地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這乃是一種動搖力量。無論在克倫斯基幫助之下，無論在高爾察克時期，無論在薩馬拉的立憲會議時光，亦無論在高爾察克或其先驅者那裏有孟什維克馬依斯基當總長的時日等等，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都會長期地抓住這種力量。這種力量動搖於無產階級底領導和資產階級底領導之間。究竟爲什麼這一比重極大的力量自己不能來領導自己呢？因爲這類羣衆底經濟生活條件決定它本身既不能進行聯合，也不能實行團結。凡是不受關於「全民投票」、立憲會議及其他類似「民主制」的空洞辭句所支配的人，對這個問題都是再明顯不過了；在世界各國，這種民主制欺騙人民已經有幾百年，而在我國，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努力於這種民主制也有幾百個星期，但他們每次都恰巧就在這兒遭到了破產。我們根據本身的經驗知道，並就全世界，例如，近百五十年這新時代一切革命發展過程中的情形說來也證實着，無論何時何地，其結果都是這樣：即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有農民，凡是想覺悟到自己力量，自行處理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都終於遭到了破產。或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或者在資本家領導下，中

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夢想這中間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政治、經濟和歷史都是排斥他們的。馬克思底全部學說指明，既然小業主是生產資料和土地的私有者，那末，他們彼此交換的結果必然會產生出資本，同時隨着資本一塊，也就會發生勞資間的矛盾。資本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全世界上到處都表明了的法則，誰要是不願自欺，誰就不能不看清這點。

這些基本經濟事實也就說明，為什麼這種力量不能獨立表現自己，為什麼一切革命底歷史中，凡想做到這點的企圖，結果總是遭到了破產。當無產階級尚未能領導革命之前，這種力量總是處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的。過去一切革命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當然，俄國人也並不是例外，假如他們想超凡成仙，那除了引人發笑以外，決不會有任何結果。不言而喻，歷史對於我們，也同對於別人一樣。在我們大家看來，這一切是異常清楚的，因為我們都經歷過克倫斯基執政時代的苦痛。當時，那些擁護政府的，在運用政策管理國家方面，都是有智慧、有學識、經驗豐富的政治領導人物，比布爾什維克所有的，要多一百倍。如果再加上一切向我們怠工，但對憑藉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克倫斯基政府却不忘工的官吏，那末這班人就要佔極大的多數。但是這個極大多數，終

歸破產了。可見這裏有些原因，這些原因却強過那種慣於管理國家、遠在他們取得國家政權幾十年前就精通此項藝術之知識分子學識力量底巨大優勢。烏克蘭、頓河流域和庫班區也有過形式不同但實質一樣的經驗，結果也到處都是一樣。這裏不能有什麼偶然性。這便是第二種力量底經濟與政治規律：或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這固然是條艱難道路，但走這條道路可以擺脫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或者在資本家領導下，如像在各先進民主共和國甚至像在美國一樣，美國至今還沒有完全結束無代價分給土地的事實（凡是移來的人，每人無代價的分受六十俄畝土地；這真是再好不過的條件！），而那裏，這種情形也就引到了資本底完全統治。

這便是第二種力量。

在我國，這第二種力量動搖着，它特別疲倦。它肩負着革命底重担，最近幾年來的境遇更加難堪：荒年，在牲畜病死、飼料不足的條件下施行餘糧收集制等等。際此情形下，顯然，這第二種力量，即農民羣衆，幾至陷於絕望境地。雖然消滅地主已經有三年半之久，必須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會無從想到這點。復員的軍隊得不到正確運用自己勞動的機會。所以這種小資產階級力量就轉化爲無政府主義分子，而後者乃是以憤

激言行來表現出自己要求的。

第三種力量，不言而喻，就是地主和資本家。此刻在我國表面上看不見這一力量。可是最重要事變之一，也就是最近幾星期內一次特別重要的教訓，即喀琅施塔得事變，儼如閃電般的把實際事物比任何東西都照耀得再清楚不過了。

現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內沒有白黨分子。那裏共計有七十萬俄國僑民。這就是逃跑了的資本家和大羣不會遷就蘇維埃政權的職員。我們看不見這第三種力量，它跑到外國去了，但它是在與全世界資本家結成聯盟的情境中生活與行動着，這些資本家援助它，也如援助高爾察克、尤登尼奇、弗蘭格爾一樣，既在財政上援助，也用其他方法援助，因為他們有着自己的國際聯繫。每個人都記得這些人。近來，你們當然注意到了報紙上從白黨刊物中摘錄來的許多說明喀琅施塔得事變的材料。最近，那在巴黎出版報紙的布爾切夫描述過這次事變，米留可夫也估計過這次事變，——當然，你們大家都讀過這些材料。為什麼我們的報紙很注意這點呢？這樣做法對麼？是對的。因為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敵人。當這敵人已經到了外國的時候，自然不能很清楚地見着他。但是看吧——他走得並不遠，最多不過幾千俄里，而他走過這距離後，就隱藏起來了。這敵人還是完

整的，他活着，等待着。所以要細心地看着他，尤其是這班人並不僅是難民。不，這乃是全世界資本底直接助手，是靠這資本家養着，同這資本一塊活動的人。

當然，你們大家都注意到了，怎樣會把國外出版的白黨報紙上的摘錄拿來與法英報紙上的材料登在一塊。因為它們是一個合唱團，一個音樂隊。不錯，在這個音樂隊裏並沒有一個按樂譜來指導的指揮者。那裏的指揮者是國際資本，所用的是比指揮棒更少現形的方法。但他們總歸是一個音樂隊，這是你們從任何引證中都可以看得清楚的。他們認為，如果口號是「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那他們是同意的。而米留可夫關於這點特別明顯地解釋着。他曾專心致志地學過歷史，用親身探討俄國歷史的獨特經驗來裝新自己的全部知識。他以二十個月的自修心得充實了自己二十年來的博學研究。他聲言說：假如口號是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那我也贊成這個口號。這種變動是否會稍微往右傾去，或稍微向左，即往無政府主義者方面傾去，在國外，在巴黎，這是看不出來的。那裏看不見喀琅施塔得的實際情形，可是他說：「君主派諸君，不要急忙吧，不要用你們關於這點的喧嚷來妨礙事情吧」。所以他聲明說，如果這種變動是往左傾去，那他就決心擁護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布爾什維克。

這便是米留可夫所寫的東西，也就是他的絕對正確立場。他從俄國歷史和地主、資本家那裏學會了一點什麼，硬說喀琅施塔得事變畢竟是想建立一種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的企圖，稍微往右傾去，稍微能自由貿易，稍微帶點立憲會議。試聽聽任何一個孟什維克的話，也許，甚至不出這會場的門，你們就可以聽見這一切。假如喀琅施塔得事變底口號是稍微向左傾去——蘇維埃政權由那些因貧困、戰爭、軍隊復員所產生的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那末爲什麼米留可夫擁護這樣的政權呢？因爲他知道，事情只會或者是傾到無產階級專政方面去，或者是傾到資本家方面去。

不然，政權就不會存在。雖然我們進行着的不是最後一次決戰，而是最後決戰之一，要是問道：究竟我們今天同誰進行最後決戰中的一次決戰呢，那唯一正確的回答，便是同我們家裏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決戰（鼓掌）。至於說到地主與資本家，那我們在初次戰役中，就已把他們打敗了，但這僅僅是在初次，而第二次戰役就要在國際範圍內了。現今資本主義，就即令它再強一百倍，也不能作戰反對我們，因爲各先進國那裏，工人在昨天已經拆垮了它所掀起的戰爭，今天工人還會更好地、更可靠地來拆垮它所掀起的戰爭的，因爲那裏戰爭底惡果正在日益厲害地擴展着。我們家裏的這小資產